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四 起元嘉八年盡元嘉十二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

辛未元嘉八年 魏拓跋燾神䴥四年燕馮宏太興元年北涼沮渠蒙遜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 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太興　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治碻磝城　夏主定擊秦將姚

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眾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飢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乞伏氏四主四十六年而滅并沮渠興國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甯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率見眾倡大義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眾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 二月戊午以尚書右僕射江夷為湘州刺史 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歷城縣自漢以來屬濟南郡宋爲冀州刺史治所 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

燒草覈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燾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東郡自來治白馬白馬滑臺之地也虜獲萬餘人謨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初修之母聞其子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此不祥也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修之果以此日陷沒修之既沒虜與毛修之相得甚歡毛修之先隨義真在長安長安陷修之沒於夏元嘉四年魏主燾克統萬修之又沒於魏毛問南國當權者為誰朱云殷景仁毛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應巾韝到門耶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始訊訪朱具答之且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為時人所稱毛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

一不復及　癸酉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
戰士賜復十年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死尚書令劉絜言於魏
主曰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贊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既平皆
蒙優錫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
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偏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魏主
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　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
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
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
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
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
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

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奔平昌平昌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東莞郡宋分立平昌郡五代志高密郡膠西縣舊曰黔陬置平昌郡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燕王弘立夫人慕容氏為王后　三月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修之守節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歸終謂事勢究極處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招攜邇遠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

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元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元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元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夏五月庚寅魏主遊如雲中　六月乙丑大赦　夏主定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夏主定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

定以歸（赫連氏歷三主二十五年而滅自是中原及西北之地一歸於魏矣）沮渠興國被創而死拾虔樹洛干之子也　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　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昏帝依違答之

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寖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與湛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卒領軍將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帝以時賢零落徵湛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以雍州刺史張邵代湛爲撫軍長史南蠻校尉頃之邵坐在雍州營私畜聚贓滿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當死左衛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

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笑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誠述有力焉　秋七月己酉魏主燾如河西　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

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　左僕射臨川王義慶固求解職甲辰以義慶爲中書令丹楊尹如故　九月癸丑魏主燾還平城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柱國大將軍始此　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道生性清儉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強寇尚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

責子弟令毀其宅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主盡欲遣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爲太常拜
河西王蒙遜爲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
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
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峨西被崑嶺東至河曲莊子釋文司馬曰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爲髮庸與上庸之地峨峨山也崑嶺謂崑崙河曲朔方之河曲也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
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壬申魏主詔曰今二
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
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
州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

遭遂徵元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元等皆拜中書博士元諶之曾孫顯順之從父兄也元舅崔浩每與元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盧元字子真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元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什翼犍諡昭成帝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牛馬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備賠償也今人多云賠備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獄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道武帝廟號太祖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事見一百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季年被疾刑罰濫酷事見一百十一卷隆安四年太宗承之吏文亦深明元帝廟號太宗　冬十月戊寅魏主燾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

四歲刑增一年刑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産後百日乃決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登聞鼓令負冤者得詣闕撾鼓登時上聞也　魏主燾如漠南

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高車酋長謂之莫弗考異曰後魏書北史本紀皆作敕勒列傳皆作高車按高車即敕勒別名也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十二月丁丑還平城　是歲涼王蒙遜改元義和　林邑王范陽邁寇九德交州兵擊卻之九德郡古越裳氏國隋書爲驩州

壬申宋王元嘉九年魏拓跋燾延和元年燕馮弘太興二年北涼沮渠蒙遜義和二年春正月丙午魏主尊保太后竇氏爲皇太后立貴人赫連氏爲皇后子晃爲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　燕王弘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爲太子　三月

庚戌衛將軍王宏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進位司空還鎮尋陽　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於魏魏人殺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為慕璝所致惟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已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即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稍簡　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代尹為萬年尹以代令為萬年令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帝嚳都亳子契受封于商自契至湯八遷湯始都亳從先王居之亳殷故兼稱殷商　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

燾從之　夏五月壬申華容文昭公王宏卒宏明敏有思致旣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然輕率少威儀性又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　魏主燾治兵於南郊謀伐燕　帝遣使者趙道生聘於魏

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詔分青州置冀州（宋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皆僑置於河濟間）治歷城　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司馬趙敘入貢且來告捷　庚寅魏主燾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又遣左僕射安原建寧王崇等屯漠南以備柔然　辛卯魏主燾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　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璝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

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募璝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劉義真之敗沒於夏者） 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爲鎭南將軍鎭宕昌（宕昌羌酋所居宕州之地） 以其子順爲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壬寅以江夏王義恭爲都督南兗等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爲都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爲中書監衡陽王義季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荆州居上流之重土地廣遠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遺詔令諸子居之上以義慶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臨川王道規諡烈武王） 故特用之 秋七月己未魏主燾至濡水（水經濡水自塞外來還遼西令支肥如海陽等縣而入於海） 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魏收曰道武帝皇始

二年置密雲郡密雲縣治提攜城本漢傂奚縣地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宏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　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爲領軍將軍　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斂興利傷政害民立官冶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氐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沈約曰巴興令徐志不註置立疑李氏所立屬遂寧郡宋白曰晉永和十一年置巴興縣西魏改曰長江縣唐屬遂州逐陰平太守晉孝武帝泰始中置陰平郡至武帝永初淵又分爲南陰平北陰平此南陰平也隋併南陰平入雒縣宋白曰文州古陰平也戰國氐羌所據漢爲陰平道魏晉爲陰平郡陰平縣永嘉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於是縣流移於蜀漢其氐羌並歸楊茂搜此郡不復預受正朔故南史諸志悉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州立南北二陰

平寓於漢中者亦於梁州立南北二陰平今劒州陰平縣益州之北陰平郡也道濟遣軍擊斬之道濟欲以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爲參軍督護帛姓也衆諫固執不與氐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衆得數千人引向廣漢沈約曰劉分綿竹立陽泉縣隸廣漢郡隋復併入綿竹道濟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將五百人擊之皆敗死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趙廣等進攻涪城陷之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沈約曰遂寧郡永初郡國志有之疑晉末分廣漢所立唐爲遂州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於魏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燕分置石城郡魏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於白狼以石城爲縣屬焉魏主嗣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李績見一百卷晉穆帝升平四年八月燕王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堆等擊破之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辛巳魏主攻紹斬之魏平東將

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遼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邱成周遼東樂浪帶方元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五代志曰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遼東樂浪營邱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蓋燕所置慕容以來分置郡縣於遼西其後或省或并或為郡為縣者不可考如元菟郡亦寄置於遼西也先是六月燕有鼠集於城西闐滿數里西行至水在前者銜馬尾後者迭相銜尾而渡識者以為民遷之象至是果驗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修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修之毛修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修之逃奔燕燕王不禮會宋使

傳詔至燕見修之修之名位素顯傳詔即拜之燕人甚敬傳詔以爲天子邊人見其致敬修之乃始加禮時魏人數伐燕燕王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泛海將近東萊遇猛風柂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趙廣等進攻成都劉道濟嬰城自守賊衆屯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詐云迎飛龍至則謂道人枹罕程道養曰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否則斷頭道養惶怖許諾廣乃推道養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改元泰始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鎭涪城趙廣帛氏奴梁顯及其黨張尋嚴遐皆爲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至十餘萬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

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湶之各將千餘人出戰皆敗還　冬十一月乙巳魏主燾還平城　壬子以少府中山甄法崇爲益州刺史代劉道濟也　初燕王弘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爲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爲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鎭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燾使給事中王德招崇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　魏主燾徵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聞之下詔令守宰以禮申諭任其進退毋得逼遣　初帝以少子紹爲廬陵孝獻王嗣義眞諡曰孝獻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爲營陽王嗣庚寅封紹爲廬陵王朗爲南豐

縣王　裴方明等復出擊程道養營破之焚其積聚賊黨江陽楊孟子將千餘人屯城南（江陽隋併入瀘州瀘山縣）參軍梁儁之統南樓投書說諭孟子要使入城見劉道濟道濟板為主簿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拒守趙廣遣帛氐奴攻晉原破之（李雄分蜀郡為漢原郡晉穆帝更名晉原郡治江原縣唐為蜀州晉原縣）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程道養收眾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別將五千餘人還涪城先是張熙說道濟糶倉穀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為賊所敗單馬獨還賊眾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道濟為設食涕泣不能食道濟時已有疾困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卽減左右以配

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可來取惡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眾眾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料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粲為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聽歸家休息給使既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已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中乃安應募者日有千餘人（邪道通遷此處有謝宏微受託謝混家事一條今已移置於元嘉十年謝宏微卒下）

禿髮保周自涼奔魏（保周弃涼以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魏封保周為張掖公

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以王祇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

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署太常曰爾拜俯跪而不祗命斯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齊桓公合諸侯於葵邱王使宰孔賜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假尊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嗣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

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考異曰後魏書順初奉使拜沮渠蒙遜為涼州牧詔自蒙遜不拜及順使還論牧犍事南史屬拜蒙遜還拜都督西州長安鎮大將軍西郡開府加常侍進封勳使涼始有不拜等事今按順云不復周矣明年蒙遜死帝曰爲言蒙遜死驗矣故從南史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令婦人多子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謂順曰西番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來徵無讖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竟留不遣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讖乃謂蒙遜曰

涅槃經有前中後三分今得其前中二分尚少後分今欲西行尋之蒙遜怒其欲去復以資糧遺發而密圖害之臨行讖流涕謂使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我非愛死而圖欲相遠也以本有心誓義不能停比發蒙遜果遣刺客於路殺之

癸酉元嘉十年 魏拓跋燾延和二年燕馮宏太興三年北涼沮渠牧犍永和元年 春正月甲寅徙竟陵王義宣爲南譙王 乙卯魏主燾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

己未大赦 丙寅魏以樂安王範爲都督秦雍等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魏主燾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平西將軍崔徽征北大將軍雁門張黎爲之副共鎮長安徽宏之弟也範謙恭寬惠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輕徭薄賦關中遂安 二月庚午魏主燾以馮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牧封河西王録其國尚書事使河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　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崖羌涇州刺史狄子玉魏置涇州於安定郡治臨涇縣與安定鎮將延普爭權崖子玉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胡空谷即胡空堡之地魏主燾以虎牢鎮大將陸俟爲安定鎮大將擊崖等皆擒之魏主徵陸俟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於魏主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魏主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魏主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

鎮悅其稱譽欲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眾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主笑曰卿身雖短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爲散騎常侍　壬午魏主燾如河西遣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爲太子晃求婚帝依違答之　益州刺史劉道濟卒梁儁之裴方明等密埋其尸於齋後詐爲道濟教命以答籤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也程道養於毀金橋登壇郊天方執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道養等大敗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巴東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諸軍事將二千人救成都　三月亡人司馬天助降於魏自稱晉會稽世子元顯之子魏人以爲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　壬子魏主燾還平城　程道養等自廣漢至郫連營百數周緇之

與裴方明等合兵攻郝克之進擊蕭等於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夏四月戊寅始發劉道濟喪　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乃自徙中兆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考異曰思話傳云楊難當寇漢中乃用思話按本紀及氐胡傳難當寇漢中皆在十一月法護法崇之兄也

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考異曰宋書十六國春秋作茂虔後魏書紀傳作牧犍今從之蒙遜卒諡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於魏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於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

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廄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為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謂若安西將軍若平西將軍乞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昞為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五月己亥魏主如山北武州山之北也　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求領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　裴方明進軍向涪城破張尋唐頻擒程道助斬嚴遐於是趙廣等皆奔散　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收其民三千餘家而還　辛巳魏人發秦雍兵一萬築小城於長安

城內　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燾不聽　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程道養將二千餘家逃入郪山廣漢郪縣之山也餘黨各擁眾藏竄山谷時出爲寇不絕　戊午魏主燾遣兼大鴻臚崔賾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賾逞之子也　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白馬戍在沔水北卽陽平關舊屯晉平蜀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於北廨之西收法護參軍爵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古葭萌之地也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後魏方立洋川郡於漢中之舊鄉縣此蓋因其地有洋水故謂之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爲梁秦二州刺史　甲寅魏主燾還平城　十二月己巳魏大赦　辛未魏主燾如陰山

之北　魏甯朔將軍盧元來聘　前秘書監謝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歷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勤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岯崲湖為田顗又固執靈運以言論毀傷之因是遂構讎隙顗表靈運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為臨川內史

運游放自若廢棄郡事爲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擒之廷尉奏靈運率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水經溫水出牂柯夜郎縣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溱水出陽山南過含洭縣又南至廣信縣又赴鬱封水出臨賀郡馮乘縣西牛屯山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於鬱水此蓋三水所會之地謂之三江口詔於廣州棄市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横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知愛之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元嘉五年賜假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

以文章賞會議論縱橫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而靈運獨相賞賞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嘗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及是棄市臨刑作詩曰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魏立徐州於外黃以刁雍爲刺史　前中庶子兼侍中謝宏微卒宏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也童幼時便精神端審時然後言不妄出繼從叔建昌侯峻峻於宏微本緦麻服屬親戚中表素不相識宏微率意承接皆合禮衷本生父思雖爲武昌太守而家素貧儉所繼之業頗稱豐泰而宏微於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惟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峻弟混風

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與宏微兄曜以文義賞會餘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既又特重宏微號曰微子嘗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又言阿遠剛躁負氣瞻字遠阿客博而無檢靈運小字客兒曜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宏微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口不言人之短見兄曜臧否人物輒以他語亂之少孤事曜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元嘉四年曜卒宏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釋慧琳見之謂

曰愼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而心存哀戚卽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宏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欷不自勝初晉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詔以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執意不從詔雖聽之而令公主與謝氏離絕公主乃以混家事委宏微而行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惟有二女年並數歲宏微爲之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及宋受禪晉陵公主降號東鄉君高祖嘉其節義聽還謝氏是時東鄉君之去家已九年矣入門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稱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莫不

歎息爲之流涕感宏微之義也及東鄉君卒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奴僮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宏微宏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蒱聞宏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宏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譬猶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欲自立淸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名所不取也宏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且內人尙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苟能分多共少或亦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至是卒帝歎息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宏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追贈太常時瑯邪王惠王球與宏微皆以德宇見稱人問沈約曰王惠何

如約曰令明儁爽問王球約曰儁爽瀟又問宏微約曰儁而不失瀟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宏微足以當之矣

甲戌元嘉十一年（魏拓跋燾延和三年燕馮宏太興四年北涼沮渠牧犍永和二年）春正月戊戌燕王宏遣使請和於魏魏主燾不許　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磝頭（水經注漢水逕黃金南東流歷磝頭戍北安康縣治）楊難當焚掠漢中引眾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黃金山注見七十四卷魏正始五年水經注鐵城與黃金戍相對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蕭甲子（考異甲子宋書作早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水經注西水作酉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金

戍而歸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沈約曰譙縱滅梁州刺史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余考前史漢中郡無苞中縣意即褒中縣苞與褒近而字譌也褒中縣在南鄭西南故謂之南城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　魏主燾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又納其妹爲夫人遣潁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幷獻馬二千匹魏主以其妹爲左昭儀提曜之子也　辛卯魏主還平城三月甲寅復如河西　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周禮考工記犀甲壽百年以牛皮爲之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閭

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水經註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至葭萌縣北因謂之葭萌水水有津關即所謂白水關也初桓希既敗希敗見一百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興惟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刺史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九年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自此梁州治南鄭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候將格殺之北河西五原河西也候將者斥候之將也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己卯魏主還平城　辛巳燕王弘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什門使燕見一百十六卷義熙十年考異曰後魏書節義傳云什門在燕凡二十四年按後魏本紀神瑞元年八月遣于什門招諭馮跋至此年二十一年矣若二十四年乃在太延三年而

太延二年焉氏亡矣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賜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戊子休屠金當川圍魏陰密陰密縣漢皆屬安定郡魏收志屬平涼郡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　夏四月乙未魏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擊之丁未魏主還行如河西壬戌獲當川斬之　孤法護坐委鎮賜死於獄楊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爲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六月甲辰魏主還平城　燕王宏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晉擒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

亥魏主燾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數千戶而還　秋七月壬午魏主燾如美稷遂至隰城隰城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劉曜以汾州西河縣漢美稷縣隋爲隰城縣上元元年更名西河縣二縣皆併於汾州西河縣矣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山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它熙之子也陽平王熙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二年魏主輕山胡日引數十騎登山臨視之白龍伏壯士十餘處邀擊之魏主墜馬幾爲所擒內入行長代人陳建以身扞之內入行長號官也當選勇力之士入直禁中行長則其部帥也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創魏主乃免九月戊子大破胡衆斬白龍屠其城冬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龍餘黨於五原誅數千人以其妻子賜將士十一月魏主還平城十二月甲辰復如雲中

乙亥元嘉十二年（魏拓跋燾太延元年燕馮弘太興五年北涼沮渠牧犍承和三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辛酉大赦　辛未上祀南郊　燕王弘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以其都和龍也今北國以和龍為黃龍府）　甲申魏大赦改元太延　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於莘（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後七年晉滅虢）願殿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槃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二月丁未魏主燾還平城

三月癸亥燕王弘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

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雖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己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昔爲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爲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

鐵于蘇贊景仁字由敬文開淺上負生成闕門慚懼無地自處推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　燕王丕遷右衛將軍孫德叡乞師　五月庚申魏主詔進宜都公穆壽爵為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為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為弘農王廣陵公樓伏連為廣陵王加壽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者由梁眷之忠也事見一百六卷晉孝武太元十年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壽觀之子也壽觀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三年　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於魏龜茲疏勒烏孫焉耆車師漢時舊國也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北匈奴之部落為竇憲所逐北踰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

能去住龜茲北地爲悅般國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渴槃陀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栗特國在葱嶺之西當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蓋之奄蔡國也魏主燾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爲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爲九國不憚險遠慕義入貢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恩生等始度流沙爲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　甲戌魏主燾如雲中　六月甲午魏主燾以時和年豐嘉瑞沓臻詔大酺五日徧祭百神用答天貺　丙午高句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且請國諱魏主燾使錄帝系及諱以與之拜璉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遼東郡公高句麗王璉釗之曾孫也釗爲燕所破見八十七卷晉成帝咸康八年

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　揚州諸郡大水己酉運徐豫南兗穀以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議以為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令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制為平價又以酒糜穀而不足療饑尤宜禁斷以息遊費詔從之亮林子之子也時操好學善屬文未弱冠辟州從事轉西曹主簿時民有盜發冢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救同坐亮建議曰尋發冢之事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為無人之鄉邱壠非恆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後為南

陽太守遣吏巡行諸縣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皆就䘏養耆年老齒歲時有饋問置庠序訓授生徒在任四年遷司空中兵參軍亮位官清約爲帝所嘉賜以車馬服玩前後累積每遠方貢獻絶國勑器輒頒賚焉　秋七月魏主燾畋於稒陽稒陽北出卽光祿塞漢五原之北邊也　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弘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八月丙戌魏主燾如河西九月甲戌還平城　魏左僕射河間公安原恃寵驕恣或告原謀爲逆冬十月癸卯原坐族誅　甲辰魏主燾如定州十一月乙丑如冀州己巳畋於廣川丙子如鄴　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岷復勸燕王弘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岷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

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竟遣高書陽伊請
迎於高麗　丹楊尹蕭摹之上言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
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
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
累人事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
列言須報乃得爲之詔從之摹之思話從叔也　魏秦州刺史薛
謹擊吐沒骨滅之　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鎮薰亭水經注谷水出上邽
東南注谷之山東北歷薰亭下魏書載兄子保宗鎮董亭即是亭也董薰字相近考異曰後魏書作薰亭宋書作董今從之
吳興太守謝述卒述字景先裕之弟也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
劉毅敗純亦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流漂
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喪舫

存沒已應有在小郎去必無及且風波如此當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荅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甚被知遇兄裕愛其第三弟煥而憎述嘗設饌請武帝裕意欲命煥預坐而帝召述述知非裕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發其見重如此及裕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裕深感愧友愛遂篤爲太尉參軍轉太子中舍人出補長沙內史有惠政元嘉三年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義康入相又爲司徒左長史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

未嘗足其在吳興以清省著稱爲吏民所懷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宋紀五　起元嘉十三年盡元嘉十八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上

丙子元嘉十三年（魏拓跋燾太延二年北涼沮渠牧犍永和四年是歲燕亡）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　甲寅魏王燾還平城　二月戊子燕王弘遣使入貢於魏請送侍子魏主燾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　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

帝久疾不愈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爲異說乃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並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惟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道濟從高祖北伐定京城擒桓振討盧循破桓謙平定洛陽蕩滅關陝其功居多魏人憚之禱祀鬼神以祈其死及遇害時人爲之歌曰可憐白浮

鴆枉殺檀江州死之日建業地震白毛生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懼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　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　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絶　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白狼縣漢屬右北平郡燕以白狼城爲重鎮置并州魏後併入建德郡廣都縣有白狼山白狼水　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宏高麗屯於臨川臨川在和龍城東　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考異曰後魏書古弼傳作大臣古泥今從十六國春秋鈔　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

精伏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馮氏歷二主二十八年而滅）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燾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　丁卯魏主燾如河西　六月詔寧朔將軍蕭汪之將兵討程道養軍至郪口（郪江源出今潼川府銅山縣歷遂甯府長江縣而合於涪水謂之郪口）帛氐奴請降道養兵敗還入郪山　赫連定之西遷也（事見上卷八年）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燾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賾齎詔書諭難當　魏散騎侍郎游雅來聘　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諡

曰晉恭思皇后葬以晉禮　八月魏主燾畋於河西　魏主燾遣廣平公張黎發定州兵一萬二千通莎泉道莎泉在靈丘魏收地形志靈丘郡有莎泉縣隋廢靈丘郡爲縣併莎泉入焉　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爲不誅其豪帥軍還之後必相聚爲亂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旣還爲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爲雍州刺史鎭下辨

高麗不送燕王弘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燾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修農桑以豐

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癸丑封皇子濬爲始興王駿爲武陵王　冬十一月己酉魏主燾如稒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還平城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二十八宿謂之經星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立黃赤二道南北二極規二十八宿北斗極星五分爲一度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觜音辭上聲觿音追　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柔然與魏和見上卷八年　吐谷渾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

丁丑元嘉十四年（魏拓跋燾太延三年北涼沮渠牧犍永和五年）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長孫嵩卒　辛卯帝祀南郊大赦　戊戌鳳皇二見於都下眾鳥隨之改其地曰鳳皇里　是月有星晡前晝見東北維在井左右黃赤色大如橘　二月乙卯魏主燾如幽州三月丁丑魏主以南平王渾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和龍己卯還平城　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止　夏四月趙廣張尋梁顯等各帥眾降別將王道恩斬程道養送首餘黨悉平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為益州刺史　魏主燾以民官多貪夏五月己丑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丙申魏主燾如雲中　秋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等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

之　八月甲辰魏主燾如河西九月甲申還平城　丁酉魏主燾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魏主燾如雲中十一月壬申還平城　魏主燾復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洛那者舌二國（破洛那漢大宛國也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者舌故康居國也去代萬五千四百五十里）皆欲稱臣致貢於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詣破落那明詣者舌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　以吳郡陸子眞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有寵於帝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眞不與相聞當請發人修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久之以眼疾棄官歸吳朝廷以王僧達爲吳郡太守僧達貴公子

孫恃才傲物無所畏忌問子復在家為之斂氣初至郡卽指昌門
而言曰彼有人焉　魏主遣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
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公主及母所宜稱魏主使羣臣
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
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
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
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牧犍之弟無諱鎭酒泉謂尹氏
曰后諸孫在伊吾李寶奔伊吾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測
其意紿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無幾當死此不復爲氈
裘之鬼也未幾潛犇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
酒泉許吾歸北何為復追汝取吾首以往吾不復還矣追騎不敢

遁引還尹氏卒於伊吾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於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亦遣使詣建康獻雜書及敦煌趙䝱所撰甲寅元歷䝱音斐并求雜書數十種帝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戊寅元嘉十五年魏拓跋燾太延四年北涼沮渠牧犍永和六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三月癸未魏主燾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　初燕王宏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

馬勞乎宏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宏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宏怨高麗遣使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竝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宏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宏於北豐竝其子孫十餘人諡宏曰昭成皇帝白駒等帥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仇殺仇生擒漱高麗王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下白駒等獄已而原之　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太子劭妃　五月戊寅魏大赦　鎭北大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仲德卒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通陰陽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元德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臥林中忽有靑衣童兒騎牛行見

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之復來擕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懸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元德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久之南奔爲追騎所迫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苟或不時以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待之甚薄乃至姑孰投桓元元德亦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及與義謀仲德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元無遠慮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元德不能用故事泄被害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克破盧循滅姚泓皆有功焉仲德凡三臨徐州威德著於

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及卒又立其像於家廟中每祭必祠之　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將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爲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天山在漠北迴紇拔勒思結多濫葛所保之地非伊吾之折羅漫山也白阜蓋亦名山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辛未地震　冬十月壬戌流星大如鴨子出文昌入紫微聲如雷　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丁巳魏主還至平城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爲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爲開館於雞籠山雞籠山在臺城北郊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藝文使丹楊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

詹事太子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並次宗儒學為四學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講褠江南人士交際以為盛服蓋衣於朝服毛修之嘗以巾褠到殷景仁之門是也劉注曰巾謂巾幘褠謂褠單衣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己卯元嘉十六年魏拓跋燾太延五年是歲涼亡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魏主還如定州

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為之選代其次應在南譙王義宣帝以義宣人才凡鄙置不用二

月己亥以衡陽王義季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義慶在任時值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蓄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魏雍州刺史治長安此北上洛也南上洛寄治魏興）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鐔譚尋二音）辛未魏主燾還平城　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庚寅魏主燾以保宗為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　河西王

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惟我爲強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

方乘虛遠討疲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宏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略無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順伐夏之役浩與有隙順以使涼爲魏主所寵待浩忿惡之）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群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圉水以西至姑臧（北史溫圉水作溫圍）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

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辯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眾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馛言於魏主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眾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魏主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

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旣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王 魏主燾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禿髮傉檀據姑臧既而爲沮渠所取有四部鮮卑留居城外賀傉檀之子也）臣願處

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

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敕以釋汝疑　庚子立昌子鑠爲南平王　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考異曰宋書氐胡傳曰茂虔兄子萬年爲虜內應茂虔見執今從後魏書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爲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丹嶺在姑臧西卽刪丹嶺安周爲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爲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

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奔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魏主敕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討牧犍吳提必犯塞柔然敕連可汗名吳提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畢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勿違朕言壽頓首受命壽雅信中書博士公孫質以為謀主壽質皆信卜筮以為柔然必不來不為之備質軌之弟也柔然敕連可

汗聞魏主向姑臧乘虛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魏將嵇敬建寧王崇相拒於北鎮（北鎮即魏主徙降高車所置六鎮也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鎮或曰北鎮直代都北即懷朔鎮）自帥精騎深入至善無七介山平城大駭民爭走中城穆壽不知所爲欲塞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遣司空長孫道生征北大將軍張黎拒之於吐穨山會嵇敬建寧王崇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擒之並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敕連聞之遁去追至漠南而還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於平城　癸亥禿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

十二月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壬午魏主至

平城以柔然入寇無大失亡故穆壽等得不誅魏主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之禮又為武宣王置守冢三十家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闞駰為姑臧太守張湛為兵部尚書劉昞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為世子洗馬趙柔為金部郎廣平程駿駿從弟宏為世子侍講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闞駰劉昞為樂平王丕從事中郎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宏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貌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將擇木左傳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甲兵之事未之學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先集於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以叟為先識拜虎威

將軍賜爵始復男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爲宣威將軍河西右相宋繇從魏主至平城而卒魏主以索敞爲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水經註桑乾城西十里有溫湯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二十餘體亦拜中書博士　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浩啟稱陰仲達段承根涼土美才請同修國史皆除著作郎仲達武威人承根暉之子也浩集諸歷家考

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漢元漢初也並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孟冬之月日在尾言在尾箕者覺一月言之也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惟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

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浩乃止魏主問允爲政何先時魏多封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魏主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 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魏主以其兄慕璝有擒赫連定之功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 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秦州人多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跋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殺其左右騎八

人難當大懼會魏主遣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南豐太妃司馬氏卒故營陽王之后也九年帝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為南豐王奉營陽王祀以后為南豐太妃　趙廣張尋等復謀反伏誅

庚辰元嘉十七年魏拓跋燾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　二月魏假通直常侍邢穎來聘散騎常侍秦官也魏末始置員外散騎常侍晉武帝泰始十年使員外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穎假以出使非正官也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禿髮保周屯刪丹刪丹縣漢屬張掖郡後分屬西郡唐屬甘州居延海在縣界　丙戌魏主燾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　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司徒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內外眾事皆

取決施行性好吏職鋭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那復可解王敬弘恬淡有重名王球簡貴素靜皆以門望位八坐不以文案關心故義康云然然素無學術待文義者亦甚薄袁淑嘗詣之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又不識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

亥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晉宋以來謂天朝爲天臺）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致極致也理文理也言敘事極致又銓次其文理也）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馬方走而疾其策曰驅火方熾而鼓其氣欲曰煽）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方自西還吾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稱之爲班）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

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及主簿劉敬文祭
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
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
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竝不答考異曰南
史以爲義康有此言湛景仁竝不答按義康雖不識大體豈敢
自爲此言湛欲推崇義康豈可嘿而不答今從宋書及宋略而
胤秀等輒就尙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故事議曹南史作儀曹立康帝事見
九十七卷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
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
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
劉斌爲丹楊尹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
稽太守羊元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啓上曰羊元保求還不

番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來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謂母子相訣別人理窮而罹荼毒也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考異曰南史云湛伏甲於室以俟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宋書無此事按湛若謀泄當即伏誅豈得尚延半歲今從宋書 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臨松郡臨松縣皆是沮渠氏所置後守文周廢入張掖 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 六月丁丑魏皇孫濬生大赦改元太平眞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眞君故也寇謙之神書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 太子劭詣京口拜京陵司徒義康竟陵王誕等並從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自江都會之 秋七月己丑魏永昌王健擊破禿髮保周於番禾保周走遁安南將軍尉眷追之 丙申魏太

后竇氏殂　壬子皇后袁氏殂后以袁氏貧薄每就上求錢帛以
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
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
與家以觀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恚恨成疾而殂　癸丑禿髮保周
窮迫自殺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
降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鎮涼州　徐
兗青冀四州大水遣使賑之　九月壬子葬元皇后於長寧陵
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
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並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
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
大赦是日勑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

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
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
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
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
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腳
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
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
久比當相論（省謂領軍省謂當為之論敘也）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
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韈縛袴
而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江南軍制呼帥為隊主軍主隊主者主一隊之帥軍主者主一軍之帥）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

騎將軍徐湛之湛之逵之之子也徐逵之武帝愛婿死於司馬休之之難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重履性進利言履務進而好利也補註進利者進於利而不知退也註恐未當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江南人士呼伯父叔父爲阿父亦爲伯父叔父者以自呼上以球故

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昵惟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爲武陵内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謝裕見一百五十卷晉安帝義熙五年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

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義康小字車子）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高祖葬初寧陵在蔣山）即封所飲酒賜義康竝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世義康得無恙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爲南兗州刺史殷景仁爲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尚書如故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上乃安之上年給相府錢

二千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上又別給錢年至千萬

十一月丁亥魏主畋如山北　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揚州治所在建康臺城西故謂之西州宋白曰秣陵縣素屬鄣郡丹楊圖云自句容以西屬鄣郡以東屬會稽郡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為丹楊郡置揚州刺史理秣陵西州橋冶城之間是其理處劉繇為揚州刺史始移理曲阿孫策破此為西州癸丑卒或云見劉湛為祟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

在內數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魏主燾還平城　魏州鎮十五民饑開倉賑恤

是歲魏寧南將軍王慧龍卒呂元伯留守其墓終身不去慧龍晉尚書僕射愉之孫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年十四遭家難西奔姚興後入於魏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浩曰眞貴種矣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爲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　魏主燾欲以伊馛爲尚書封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

脩受魏主問其所欲對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魏主擢之以爲中護軍將軍祕書監　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十三年難當自稱大秦王）

辛巳元嘉十八年（魏拓跋燾太平眞君二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扶姓也）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於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

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叟返於京何兄弼協和若臣黜廢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從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懼駭其誰非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鄭玄曰由用也）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事見百二十卷元年）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魏新興王俊荒淫不法三月庚戌降爵為公俊母先得罪死俊積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　辛亥魏賜郁久閭乞列歸爵為朔方王沮渠萬年為張掖王十六年魏擒乞列歸沮渠萬年亦以是年以姑臧降魏　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偉學通諸經教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雅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險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徵拜中書博士遷散騎侍郎使還拜給事中後出為營州刺史在州以仁德為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守宰不敢為非　九月戊戌魏永昌王健

卒　冬十一月戊子尚書僕射王球卒球性簡貴素不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時劉湛殷景仁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也以球有腳疾朝直至少江夏王義恭謂何尚之曰當今乏才宜加獎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又加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啟帝曰王球素有物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非其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至是卒時年四十九　己亥以丹楊尹孟顗爲尚書僕射　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斤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

鄯善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鄯善國之東城也

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沖出東洛以擊梁州兵五代志義城郡景谷縣舊白水縣也後周省東洛郡入焉子據白水縣漢屬廣漢晉屬梓潼時隱晉壽則東洛在晉壽界也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沖斬之真道懷敬之子也劉懷敬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荊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

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晉惠帝永安二年分建寧西七縣爲益州郡至懷帝更名晉寧郡

天門蠻田向求等反破漊中沈約曰漊中縣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疑吳立屬天門郡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

魏寇

誰之言於魏主燾曰今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 〇以零陵內史河東裴松之爲中書侍郎松之博覽墳典立身簡素上使註陳壽三國志松之乃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旣成奏之上覽而嘉其博奧曰裴世期可以不朽矣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三終